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疏財

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，與他報謝恩人，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。兩公子雖係相府，不怕有意外之事，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，未免有些焦心。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張鐵臂，他做俠客的人，斷不肯失信于我。我們卻不可做俗人。我們竟辦幾席酒，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，等他來時開了革囊，果然用藥化為水，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。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『人頭會』，有何不可？」三公子聽了，到天明，吩咐辦下酒席，把牛布衣、陳和甫、蘧公孫都請到；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。只說小飲，且不必言其所以然，直待張鐵臂來時，施行出來，好讓眾位都喫一驚。眾客到齊，彼此說些閒話。等了三四個時辰，不見來；直等到日中，還不見來。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：「這事就有些古怪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。他革囊現在我家，斷無不來之理。」看看等到下晚，總不來了。廚下酒席已齊，只得請眾客上坐。這日天氣甚暖。兩公子心裏焦躁：「此人若竟不來，這人頭卻往何處發放？」直到天晚，革囊臭了出來。家裏太太聞見，不放心，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。二位老爺沒奈何，纔硬著膽開了革囊，一看，那裏是甚麼人頭，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！兩公子面面相覷，不則一聲，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。兩公子悄悄相商，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，仍舊出來陪客飲酒。心裏正在納悶，看門的人進來稟道：「烏程縣有個差人，持了縣裏老爺的帖，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，有話面稟。」三公子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有甚麼話說？」留四公子陪著客，自己走到廳上，傳他們進來。那差人進來磕了頭，說道：「本官老爺請安。」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。三公子叫取燭來看，見那關文上寫著：「蕭山縣正堂吳。為地棍奸拐事：案據蘭若庵僧慧遠，具控伊徒尼僧心遠，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。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，已自潛跡逃往貴治，為此移關，煩貴縣查點來文事理，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，擒獲解還敝縣，以便審理究治。望速！望速！」

看過，差人稟道：「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，知道這人在府內，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，所以留他。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，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，交與他帶去。休使他知覺逃走了，不好回文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候著。」差人應諾出去了，在門房裏坐著。

三公子滿心慚愧，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。二位一齊來到，看了關文和本縣拿人的票子。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。楊執中道：「三先生、四先生。自古道：『蜂蠆人懷，解衣去趕。』他既弄出這樣事來，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。如今我去向他說，把他交與差人，等他自己料理去。」兩公子沒奈何。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，一五一十說了。權勿用紅著臉道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！我就同他去，怕甚麼！」兩公子走進來，不肯改常，說了些不平的話；又奉了兩杯別酒，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。兩公子送出大門，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，打躬而別。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，兩公子已經進府，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。

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，覺得意興稍減，吩咐看門的：「但有生人相訪，且回他到京去了。」自此，閉門整理家務。不多幾日，蘧公孫來辭，說蘧太守有病，要回嘉興去侍疾。兩公子聽見，便同公孫去侯姑丈。及到嘉興，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，看來是個不起之病。公孫傳著太守之命，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。兩公子寫信來家，打發婢子去說。魯夫人不肯。小姐明於大義，和母親說了，要去侍疾。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，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。叫兩隻大船，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。來嘉興，太守已去世了。公孫承重。魯小姐上侍孀姑，下理家政，井井有條，親戚無不稱羨。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，也回湖州去了。

公孫居喪三載，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華，落得一場掃興，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，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。服闋之後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，已有四歲了。小姐每日拘著他在房裏講《四書》，讀文章。公孫也在傍指點。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學業，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，不來親近他。公孫覺得沒趣。那日打從街上走過，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，上寫道：

「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。凡有同門錄及殊眷賜顧者，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。」

公孫心裏想道：「這原來是個選家，何不來拜他一拜？……」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寫個「同學教弟」的帖子，來到書坊，問道：「這裏是馬先生下處？」店裏人道：「馬先生在樓上。」因喊一聲道：「馬二先生，有客來拜。」樓上應道：「來了。」於是走下樓來。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，身長八尺，形容甚偉，頭帶方巾，身穿藍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不多幾根鬍子。相見作揖讓坐。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說道：「尊名向在詩上見過，久仰，久仰！」公孫道：「先生來操選政，乃文章山斗，小弟仰慕，晉謁已遲。」店裏捧出茶來喫了。公孫又道：「先生便是處州學？想是高補過的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小弟補廩二十四年，蒙歷任宗師的青目，共考過六七個案首，只是科場不利，不勝慚愧！」公孫道：「遇合有時，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。」說了一會，公孫告別。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，明日就來回拜。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：「馬二先生明日來拜。他是個學業當行，要備個飯留他。」小姐欣然備下。

次早，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，寫了回帖，來到蘧府。公孫迎接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兩人神交已久，不比泛常。今蒙賜顧，寬坐一坐，小弟備個家常飯，休嫌輕慢。」馬二先生聽罷欣然。公孫問道：「尊選程墨，是那一種文章為主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文章總以理法為主，任他風氣變，理法總是不變。所以本朝洪、永是一變，成、宏又是一變，細看來，理法總是一般。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，尤不可帶詞賦氣。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，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。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。」公孫道：「這是做文章；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。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，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，被那些後生們看見，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，便要壞了心術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作文之心如人目』凡人目中，塵土屑固不可有，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？所以小弟批文章，總是採取《語類》、《或問》上的精語。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，不肯苟且下筆，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，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，纔為有益。將來拙選告成，送來細細請教。」說著，裏面捧出飯來。果是家常肴饌：一碗嫩鴨，一碗煮雞，一尾魚，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。馬二先生食量頗高，舉起箸來向公孫道：「你我知己相逢，不做客套。這魚且不必動，倒是肉好。」當下喫了四碗飯，將一大碗爛肉喫得乾乾淨淨。裏面聽見，又添出一碗來；連湯都喫完了。抬開桌子。啜茗清談。

馬二先生問道：「先生名門，又這般大才，久已該高發了，因甚困守在此？」公孫道：「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，所以不曾致力於學業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這就差了。學業二字，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，那時用『言揚行舉』做官；故孔子只講得個『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』，這便是孔子的學業。講到戰國時，以遊說做官；所以孟子歷說齊梁，這便是孟子的學業。到漢朝用『賢良方正』開科；所以公孫弘、董仲舒，舉賢良方正，這便是漢人的學業。到唐朝用詩賦取士；他們若講孔孟的話，就沒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，這便是唐人的學業。到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；所以程朱就講理學，這便是宋人的學業。到本朝用文章取士，這是極好的法則。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學業，斷不講那『言寡尤，行寡悔』的話。何也？就日日講究『言寡尤，行寡悔』，那個給你官做？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」一席話，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。又留他喫了晚飯，結為性命之交，相別而去。自此，日日往來。

那日在文海樓，彼此會著，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，上寫著「歷科墨卷持運」，下面一行刻著「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」。蘧公孫笑著向他說道：「請教先生，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，與先生同選，以附驥尾？」馬二先生正色道：「這個是有個道理的。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。就是小弟，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，有些虛名，所以他們來請。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？只是你我兩個，只可獨站，不可合站。其中有個緣故。」蘧公孫道：「是何緣故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事不過是名利二

者。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，自認做趨利。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，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，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？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，小弟這數十年虛名，豈不都是假的了？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。先生自想，也是這樣算計。」說著，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，一碗燻青菜，兩個小菜碟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這沒菜的飯，不好留先生用，奈何？」蘧公孫道：「這個何妨？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，我這裏帶的有銀子。」忙取出一塊來，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。

兩人同喫了，公孫別去；在家裏，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，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，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，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。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，極其小心。他會念詩，常拿些詩來求講。公孫也略替他講講，因心裏喜他殷勤，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，把與他盛花兒針線，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。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，竟大膽走到嘉興，把這丫頭拐了去。公孫知道，大怒，報了秀水縣，出批文拿了回來。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，央人來求公孫，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丫頭的身價，求賞與他做老婆。公孫斷然不依。差人要帶著宦成回官，少不得打一頓板子，把丫頭斷了回來；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。宦成的銀子使完，衣服都當盡了。那晚在差人家，兩口子商議，要把這個舊枕箱拿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喫。雙紅是個丫頭家，不知人事，向宦成說道：「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，想是值的銀子多。幾十個錢賣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宦成問：「是蘧老爺的？是魯老爺的？」丫頭道：「都不是。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多著哩。我也是聽見姑爺說：這是一位王太爺，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。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，就和寧王相與。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，皇帝先把寧王殺了，又要殺這王太爺。王太爺走到浙江來，不知怎的，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。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，恐怕搜出來，就交與姑爺。姑爺放在家裏閒著，借與我盛些花，不曉的我帶了出來。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，不知是值多少錢？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？」宦成道：「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，必有別的緣故。這箱子能值幾文！」那差人一腳把門踢開，走進來罵道：「你這倒運鬼！放著這樣大財不發，還在這裏受瘟罪！」宦成道：「老爺，我有甚麼財發？」差人道：「你這癡孩子！我要傳授了，便宜你的狠哩！老婆白白送你，還可以發得幾百銀子財！你須要大大的請我，將來銀子同我平分，我纔和你說。」宦成道：「只要有銀子。平分是罷了，請是請不起的；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爺。」差人道：「賣箱子？還了得！就沒戲唱了！你沒有錢我借錢給你。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，從明日起，要用同我商量。——我替你設法了來，總要加倍還我。」又道：「我竟在裏面扣除，怕你拗到那裏去！」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，買酒買肉，同宦成兩口子喫，算是借與宦成的，記一筆賬在那裏。喫著，宦成問道：「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？」差人道：「今日且喫酒，明日再說。」當夜猜三划五，喫了半夜，把二百文都喫完了。

宦成這奴才喫了個盡醉，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。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，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：「事還是竟弄破了好；還是『開弓不放箭』，大家弄幾個錢有益？」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：「這個事都講破！破了還有個大風？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，不怕他不拿出錢來！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！利害也不曉得！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！破你娘的頭！」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，慌跑回來。見宦成還不曾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快活！這一會像兩個狗戀著！快起來和你說話！」宦成慌忙起來，出了房門。差人道：「和你到外邊去說話。」兩人拉著手，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。差人道：「你這癡孩子，只曉得喫酒喫飯，要同女人睡覺！放著這樣一主大財不會發，豈不是『如人寶山空手回』？」宦成道：「老爹指教便是。」差人道：「我指點你，你卻不要『過了廟不下雨』。」說著，一個人在門首過，叫了差人一聲「老爹」，走過去了。差人見那人出神，叫宦成坐著，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。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：「白白給他打了一頓，卻是沒有傷，喊不得冤，待要自己做出傷來，官府又會驗的出。」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，兇神的走上去把頭一打，打了一個大洞，那鮮血直流出來。那人嚇了一跳，問差人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差人道：「你方纔說沒有傷，這不是傷麼？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！不怕老爺會驗！還不快去喊冤哩！」那人到著實感激，謝了他，把那血用手一抹，塗成一個血臉，往縣前喊冤去了。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，聽見這些話，又學了一個乖。差人回來坐下，說道：「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，枕箱是那王太爺的。王太爺降了寧王，又逃走了，是個欽犯，這箱子便是個欽贓。他家裏交結欽犯，藏著欽贓，若還首出來，就是殺頭充軍的罪，他還敢怎樣你！」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，如夢方醒，說道：「老爹，我而今就寫呈去首。」差人道：「默兄弟，這又沒主意了。你首了，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，與你也無益，弄不著他一個錢。況你又同他無仇。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，嚇出幾百兩銀子來，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，不要身價，這事就罷了。」宦成道：「多謝老爹費心。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。」差人道：「你且莫慌。」當下還了茶錢，同走出來。差人囑付道：「這話到家，在丫頭跟前，不可露出一字。」宦成應諾了。從此，差人借了銀子，宦成大酒大肉，且落得快活。